

郑风

随笔

南泥湾情思

宋子牛

正是绿遍山野白满川的暮春时节,五月的陕北高原,像巨大画笔濡染过一般,五色斑斓。春风人怀,激情难抑,我们睁大双眼,尽情饱览先辈们为之流血流汗的这方热土——延安的南泥湾。屯垦开荒,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悲壮而感人的一幕。由于敌人的封锁,边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十分匮乏。1940年5月,朱总司令带人来到南泥湾一带的荒山野岭勘察后,决定在此屯垦,毛主席听了汇报连连称赞。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,从领袖到士兵,人人开荒种地,个个纺线织布,风餐露宿、披荆斩棘。“春天里来春风吹,满山遍野镰头挥,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被垦成了米粮川,不仅实现了自给,南泥湾还成了闻名遐迩的“到处是庄稼,遍地是牛羊”的陕北好江南,成为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一面旗帜。

眼前的南泥湾,山坡葱茏,梯田高下,井架人云,高楼栉比,附近的稻田铺绿叠翠,春风阵阵吹过,似在叩问崖畔的山丹丹花。这里现在属于南泥湾农场,建有工厂、学校、医院、油井,田连阡陌,五色斑斓,种植着玉米、水稻及中药材、果类等。放眼望去,沟岔里是一排排窑洞式的新居,昔日尘土飞扬的沙石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,高大的白杨树在迎风细语,山坡上野花点点,随意绽放。如今的南泥湾,到处生机勃勃:一条条街道宽又平,一座座楼房披彩虹,一盏盏电灯亮又明,一排排绿树迎春风……在先辈们拓

荒创业的基础上,老区人民正乘着改革的春风,为它描绘着崭新的容颜。大生产纪念馆里的图片和实物,将历史闪回在我们眼前。发黄的老照片再现了当年的景象:烂泥遍地,黑潭臭水,方圆百里,林莽丛生,野兽出没,荒无人烟。敌人要“困死、饿死八路军”,怎么办?“饿死呢?解散呢?还是自己动手呢?我们的回答是‘自力更生’四个字。”毛主席这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的话语,如拨云见日,指明了方向。“南泥湾劳动英雄朱玉环,现年71岁,参加我军。兹委任为本旅农业生产教官,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……”王震旅长有谦谦君子之风,他诚聘老农为师的往事,让人想起“樊迟请学稼,子曰:吾不如老农。”毛主席奖励严明,给359旅颁发了集体奖,题词:发展经济的先锋。个人奖给了王震(旅长兼政委),题词:有创造精神。还给何维忠(旅供给部部长)题词:切实朴素,大公无私;给罗章(旅供给部政委)题词:以身作则;给晏福生(717团政委)题词:坚决执行屯田政策。而骑兵大队的王某、黄某则列入黑榜处罚。这就是“加强纪律性,革命无不胜”的共产党人的铁的纪律。

《歌唱南泥湾》的作者马可、贺敬之,曾在南泥湾烧过木炭开过荒,“睡觉睡不好,蚊子到处咬,伸手抓一把,不知有多少”他们艰苦备尝,深有感触,于是饱含激情,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、传唱不衰的歌曲。是生活的积累和生命的绽放,才使他们写得如此激情飞扬,生动感人。一条普通山沟,因一群将士的垦荒壮举,一首激越的抗战民歌,郭兰英甜润的演唱而闻名遐迩。是传奇更是历史,南泥湾从此声名远播。崖畔飞歌,历久弥新,那穿越时空的旋律已扎根在我们心底。

这块红土地上感人励志的故事很多,无不再现了史诗般的英雄业绩。毛泽东旧居、旅部旧址、垦区政府旧址、八路军炮校、九龙泉等,风物处处,让人流连,听不够,看不完。因行程安排紧,我们只好兴致勃勃地在纪念碑、大生产铜像等处,抢拍了一些照片,以资纪念。革命遗址激励人心,田园风光旖旎动人,脚步亲吻着脚下泥土,“花篮的花儿香”的歌声一路相伴。再回首,“一把镰头一支枪,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”!当年无数年轻将士的朴素誓言,已随风雨远去,但它彰显的忠诚、信仰、坚韧和力量,永远让人感念!

“成由勤俭败由奢”,来到南泥湾,更深刻地明白了这一道理。延安的革命精神,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,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,是应该世代坚守的心灵家园。



家因纪事(国画) 贾俊春

散文

六月

方华

远远地,看见绿地上的石榴树开花了,鲜红的花朵,像一团团小小的火焰在枝头燃烧。六月,也就在这火焰的舞蹈中,带着激情,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美人蕉在头顶上旋转着绢帕,月季在绿地毯上扭摆腰肢,夹竹桃不知在为谁举花伴舞,虞美人在热烈的氛围里羞怯地低头……六月,真好似一场错过了春天的舞台而等待已久的演出,那些脸颊红艳的“演员”们,一个个急急地登场,失去了导演的调度。

六月,大红大绿,在我眼里,又像极一位红袄绿裤的民间女子,在花轿临门,有着一丝丝激动、一丝不安,还有一丝蠢蠢的欲望。

欲望随着阳光不断升温,也随着草叶的繁茂而疯长。几茎藤蔓爬上了栅栏,这还不是欲望的终极,它们又缠着身边的树干,想要高过蓝天。

绿是愈来愈深,愈来愈厚,愈来愈稠密了。清澈的鸟鸣,不能稀释绿的浓度;即便是风,也丈量不出绿的面积;那些纤弱微小的生命,被丛丛草叶覆盖,在和平的绿色之下,平凡而快乐地生活。

六月里的雨,也不再是烟雨朦胧,而是多了一份激情。它要么急急地来急急地走,像一匹疾驰的白马,在黄土地上激起一片烟尘后,了无踪影。要么如大军压境,一声令下,万簇齐飞,有不下城池绝不罢休的气势,让山川颤抖。

城市里的六月是被修整过的,平整的草坪、整齐的道边树、几何形的花坛,像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少女,虽也青春四射,却多了一份斯文与持重。

真正的六月,还是在乡野。乡村的六月宛如一个不修边幅的乡下少年,有着一些野气,有着一些放浪。那茂密的野草充满野性,那伸展的枝杈充满自由,那无垠的旷野充满奔放,那叠翠的山峦充满向往……一切都是那么天性自然率真。

蝉声开始响起,弹奏着阳光的热度,把白昼拉长;而蛙鸣不甘寂寞,鼓噪着夜色的美丽与清凉。夏天这个主角,就在这曲交响乐中走到台前,六月的场面热烈起来,进入高潮。

功罪石与功罪诗

夏吟

在广东省新会县崖门良洲湖,有一块从水中挺拔而起的巨石,这就是有名的“功罪石”。到新会县旅游的人,总会要去良洲湖玩一玩,看看这块“功罪石”,了解一下这块巨石的由来。

南宋祥兴二年(公元1279年),元兵对宋帝赵昀穷追不舍,追杀到广东新会县的崖门时,年幼的宋帝走投无路,跟随宋帝的丞相陆秀夫无奈只好背负幼帝蹈海,殉难于这块巨石附近,宁死不投敌人。当时率领元兵的主帅竟是宋朝降将张弘范,他迫宋帝殉难后,不知羞耻地在巨石上大书:“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以表自己的“不朽功勋”。千秋功罪总有后人评说。后来在这块巨石上出现了一首诗:“沧波有幸留忠骨,顽石无辜记汉奸。功罪昔年曾倒置,是非终究在人间”。此后,许多爱国的诗人墨客都慕名来此游览,题写爱国诗章,抒发自己的爱憎情感。明代有一位文人在张弘范的石刻前头,加上一个大大的“宋”字。使张弘范的石刻变成:“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,这位一字之师,只用一字便把张弘范卖国求荣的卑鄙嘴脸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。

近代著名的文学家、诗僧苏曼殊(原名苏玄瑛,原籍广东香山)曾在崖门住过一段时间,他作了一幅《崖山奇石图》。后来,章太炎又在这幅画上题了陈恭尹的一首诗:“山木萧萧风更吹,两崖云雨至今悲。一声社宇啼荒殿,十载愁人拜古祠。海水有门分上下,江山无地限华夷。停舟我亦艰难日,愧向苍苔读旧碑。”这幅字画被后人称为“崖山三绝”。1962年,著名音乐家田汉曾到崖门游览,并挥笔写了“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”、“功罪石”已成为历代文人借以评述历史,赋诗明志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。



雪后九寨沟

王国强

摄影

胡适三绰号

程勉学

绰号一:“胡大哥”。胡适年轻时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,“物竞天择”,“适者生存”,取字适之,人送绰号“胡大哥”。这是因为他性情温和,蔼然可亲,尤为尊重夫人而得之。在为女子献殷勤,打招呼,入其室,必候侯夫人,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所长。这在自由恋爱风开始盛行的当年,对母亲包办的发妻江冬秀能始终如一,不离不弃,足见其人品端庄可贵。他说:“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离婚,将使一家几个人终生痛苦,我良心上的责备,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。”不唯如此,适之对其他人亦很友好关怀。即使正讲学,如见女生衣薄,他必停下话语,走下讲台,亲自为其关闭教室窗户,这是适之的温柔处。将这关怀温柔于同辈,“胡大哥”便成为适之的一个美称。

绰号二:“糜先生”。这是因为胡适小时体弱,不能跟着那些

野孩子们一块“疯”。无论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,他总是文约约的。所以家乡长辈都说他“像个先生样子”,遂叫他做“糜先生”。这绰号一传出,大家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“糜先生”了。既有“先生”之名,他便极力装出“先生”样子,于是就更能跟那些顽童一起“野”了。有一天,适之在家门口和小伙伴们正玩“掷铜钱”,一位本家长辈走来笑道:“糜先生也掷铜钱吗?”一句话问得他面红耳赤,羞愧不已,便暗暗发誓不再贪玩。自此他发奋读书,曾留学美国先后毕业于康乃尔、哥伦比亚等大学,从师杜威,获得多个博士学位,而成为现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哲学家和历史学家。

绰号三:“高等华人”。适之不像志摩,没有志摩那种沉痛的悲哀与狂热的情绪。他写散文比诗更应手。他的散文,像山涧

淙淙流淌的小溪,清顺明畅,晶莹剔透,且有波澜曲折,抒情达理。布风说:“文如其人”,大概是他人品方正,谨礼法,所以文也做得老实。它的思想多厚重稳健,而少犀利急进;他的观点是演化的(即所谓历史癖)非革命。丁在君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。于是“高等华人”的桂冠便戴在了他的头上。在很多人眼中,这种绅士气是极讨厌的。但是,适之的态度是极诚恳极负责的。这从他办的刊物《努力》中就可看出来。他的这种思想和态度,使他常常傻头傻脑地做文章,见要人,向根本无望的官僚军阀作劝告,确实有些迂腐,太天真了。然而,在当时纷乱的旧中国中,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不甘自弃的好人,而生发一种由衷的爱怜甚至景仰之情。

胡适三绰号,勾画出了他做人 and 处世的态度,形象而生动。

《锵锵三人行·跟陈丹青聊天》

刘文莉

该书由凤凰卫视中文台常青树节目《锵锵三人行》整理而成,它由凤凰名嘴窦文涛主持,机智风趣,敢说敢笑,梁文道、陈丹青、王子东、马家辉都是“三人行”的常客。这本对话录收录陈丹青在“锵锵三人行”中与主持人嘉宾的对话,话题广泛,谈及国事、家事、风物、人间私情,幽默而深刻。

话题包括:“在中国,围观是不会变的”“没见过比《非诚勿扰》更真实的节目”“今天的年轻人真苍凉”“真正的贵族单纯得一场糊涂”“中国人是更进化的美”“没有一个时代,像今天这样鼓励虚荣”“怀旧与觉悟无关”“记忆是会报复的”“这个社会缺乏让人成熟的机制”“连‘不相信’都不相信”“像

大自然一样只接受不抗拒”……陈丹青,是国内知名公共知识分子、画家、文化批评家。他的文字敏锐,细节刻画尤其生动,谈话表达出他的人格力量和人文关怀。虽然陈丹青先生是公认的文化横溢的油画家,但很多散文家也写不出如他一样的文字。

女人部落,中年离异(一)  
说不出为什么,离了婚的杨冰倩却出奇的平静又似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她感觉自己像卸下一付沉重的担子,满身轻松,自己到底是愿意离这个婚还是被迫的?

中医越来越被世界肯定,杨德尚的中医术是市医院的撑门面,自从他退休后,虽又返聘回医院每周只坐诊一次,那中外、远近慕名而来的求医者依然络绎不绝。医院领导多次暗示杨老传承于后人,却终没有得到肯定答复,虽派有几个跟他几年的学生,却只从他那儿学了点皮毛,一个个摇头说学不到真东西。有个不知高低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,自认为是名牌高材生,读了满腹经纶,大胆问老爷子这为什么、那为什么,老人心里生气,表面依然是含而不露地笑着说:“悟吧,木是人悟的,没有悟性学一辈子也是白瞎。”

市卫生局为此事专门召开一次会议,议来议去还是选不出让老爷子满意的最佳人选。主管卫生的副局长说:“杨冰倩不就是你们医院的人吗,她不就是最佳人选吗?”

“可她是西医啊?”院长说。  
“中西早就结合了,你怎么还这么不开窍啊?她去当徒弟,他们老杨家既是术无外传,又是医院肥水没流外人田,于情于理都好,老爷子再保守也会倾其所能教吧!”

大家都觉得此话有理,一致同意了决定。可大家也从小道消息知道,杨冰倩为上大学离家两年,后院起火烧得正旺,不知道她愿不愿静下心来接受这个决定。院长说,让我先试试吧,做做工作,真行不通再说吧。  
没想到的是,院长刚委婉地说出院里的想法,杨冰倩就爽快地答应下来,只是她担心爷爷信不过她一个搞西医的人,说自己毕竟没正经学过中医,更怕有负医院重托。

院长表态说:“你只把所有的方子整理出来,能抢救多少是多少,不要你去学透读懂。”  
冰倩只好说:“我尽量吧,只怕辜负了院长的厚望啊。”  
“你能找到的能查到的都记录下来就行,记住,那些不起眼的方子和经验,都是院的宝,也是国宝啊!”

医院这样指派,她一方面是抱着完成单位任务的心愿,一方面也想多陪陪年迈的爷爷。人活七十古来稀,爷爷已年过八十,就是再懂保养也会有走的时候,父母又调往省城工作

了,照顾爷爷的重任她是责无旁贷的。

痛苦中的杨冰倩,从此开始了三点一线的工作和生活,家——爷爷家——医院。她也有意回避关于市民的一切,她把市民的所有东西都丢掉,包括照片。

杨冰倩在医院整理一些药单子,回爷爷家再翻箱倒柜查找,凡是能找到的她都收集起来,把爷爷家一时翻弄得跟贼来过一样。等她忙得蓬头垢面大口喘气儿时,爷爷微笑着问:“你学西医的,为什么忽然对中医感兴趣了?”

她也不多做解释,只说:“您老这么高的医术,我不忍心让它失传了。”  
爷爷深沉地笑笑,又说:“其实,我早就想传你,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我是您孙女,不是孙女。”  
“嘿嘿,你这是在批评我呢。我的观念也转变了,只是传外人这个弯还是难转变。”

“我可是嫁出去的闺女,爱传不传,只是觉得您百年后,咱老杨家的损失太惨重,我只想收集一下你的那些方子,到时好给你立碑写传啊,多少也弥补一点国宝的流失吧。”  
“丫头,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嘴尖呀。”

其实,冰倩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法,她怕如果说医院的指派她来的,老爷子会反感;就只说能教吧!

真是说不不知道一查吓一跳,原来爷爷保存了几个大纸箱子的方子,她让保姆帮助一一码好。有些地方被虫蛀,有些霉变得看不清文字和重量,只得边整理边请教爷爷。八十多岁的老人,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,只要冰倩说出是什么病,老人也不看单子,只让她把别的能看清楚的说一遍,稍一沉思,就能知道这个破洞上是什么药多少克。她只知道爷爷一生医人无数,却并没了解到这细微、深奥处,她真是从心里佩服爷爷了。

“您老先生,也有点不负责任吧,一个病人只是量的多少变化一些,反复还是这几味药用了半年,这病能治好吗?如果是西医,这种对病没药效了,我们马上就换啊?”她突然这样说。  
“你道行浅啊丫头,中医里,只这一多一少就大有文章啊。外行人看着是同样的方子,可这药力和对病人的病史病程的不同,就起着非凡的作用。”

连载

下午四点半,雾还没有散。我的归期本来是昨夜,却被浓雾阻隔了眼前真实的世界。  
——因为雾,我不喜欢重庆的春天。

昨天深夜曾有一辆大巴将我们载离江北机场,放在商务酒店门口。来的路上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,只有一团团浓密的记忆朝我挤压过来。

我记得两年前拖着大箱子离开时,这座城市正静默在雾里。我是趁黎明熟睡时偷偷离开的——带着匆忙收拾的行李和手臂上新鲜的淤青。自那时至今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当年离去时大雾包裹住车厢,窗外一团团潮湿的白絮抓紧了我的双眼。

现在,两年后的此刻,我仅仅只是不得不再来重庆出差几天,却又被大雾困在这里。

我强行把自己从回忆中拽回现实,埋头打开膝上的电脑玩“植物大战僵尸”,只是,膝盖上的电脑却“啪”的一声掉到了地上,四脚朝天。捡起电脑左拍右拍拍,确认它不是回光返照,这才又放心地搁回膝盖上。正在此时,右边伸来一只手,递给我一个很眼熟的手袋。

我红着脸接过包,转头匆忙道谢。  
右边那个人搭在手臂上的外套口袋里伸出一截登机牌,上面姓名栏赫然印着:黎靖。

我的心脏几乎停跳了一秒,彻底抬起头,却看见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惊魂未定的我又看了一眼那张伸出来的登机牌,那两个汉字清清楚楚。我并没看错。  
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荒诞的事情莫过于此。

他显然是被我盯得不好意思了,礼貌地笑了笑然后坐下。  
我心不在焉地低下头继续打僵尸。只是,我发现旁边那个叫黎靖的陌生人在看我。准确地说,他是在饶有兴味地看我愤然敲击屏幕垂死挣扎保卫家园。

大概我们两人都不善于跟陌生人闲聊,我们显然都有继续聊两句的意思,却一时都却不知道说什么好,脸上的笑容按照自然规律都该收了,依然没想好下一句该怎么开口。

“不知道雾什么时候会散。”黎靖很想找点话题打破尴尬,却又起了个无趣的头。  
“没办法了,从昨晚等到现在,也不差多等一会儿。”  
他问:“你坐的也是CA4139?”

我点点头。这不废话吗?我们都押在同一个登机口边上等着呢。  
“其实差不多时间的航班有不少,你怎么选了这一班?”他又问。

这个话题总算有点趣点,我将电脑塞进包里,专心跟他聊天:“因为国航的空姐不爱理人,路上安静呗。你呢?”  
“我就是随手订的。”他笑了笑,“不像你们女孩子,无论选什么就一定有个理由。”

“这也不一定。跟你说实话吧,我也是随手订的。但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,我就一定会说个理由出来。女人其实也常常不经考虑随便作选择,只是比较善于事后找借口而已。”  
“嗯……那你为什么来重庆?”  
“这个不随便,我是来出差的。”

说着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。  
他笑的时候左脸颊有一个单酒窝,皮肤虽然没有精心护理过的痕迹,却也不粗糙。直到他发现我又在盯着他看,我才迅速移开目光,看向玻璃窗外。我第一次如此关注一个陌生男性,仅仅因为他与我的前男友同名?

难道这两年来,我从来没有走出过重庆的雾?  
依稀的阳光穿透玻璃,广播也开始响起来。重新播着每一班航班的登机口、预计登机时间。  
经历了一天等待,我的焦虑早已平静下来。可以回家的时刻总会到来的,无论焦急与否。

回过头,只见黎靖也看着窗外,对身边旅人们的喧嚣置若罔闻。  
“你不知道薄暮和黄昏、日落的区别?”他转头来问我。  
“薄暮是在黄昏之后,日落之前。对吗?”  
“薄暮时,太阳在地平线下6度以上,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。”  
“它这么短,也难怪会被认为是黄昏或者日落的一部分。”  
“不短了,每天都有。”他脸上又浮现出那个浅浅的单酒窝。  
是啊,每天都有。

活了二十七年,第一次站在异乡仔细凝视天边的薄暮,窗内困着回忆,窗外就是归期。  
飞机上,我们的座位相隔很远,远到完全看不见彼此的所在。  
直到下机后再次见到黎靖,他穿着那件灰色的伦敦雾站在李大丁的传送带前,像一个模糊在明亮背景里的剪影,分外扎眼。我没有托运行李,提着随身的小旅行包直奔出口。还没经过他身边,他已回头看到了我,竟像老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:



2

1